

许辉

在庐山

在庐山的锦绣谷、险峰登高望远，看周遭蜿蜒起伏的山岭峰谷，颇有一览众山秀之慨。九江以下的长江两岸我都走过，对这里的地理和人文，有许多体验和感想。

比庐山更高的是站在庐山山顶的人

比庐山更高的是站或卧在庐山山顶的人。陶渊明、白居易、李白、朱熹、赛珍珠、毛泽东、陈寅恪……陶渊明“桃花源里可耕田”是我特别钟情的锄耕文明的经典情境，但可惜此行未能去敬仰陶渊明墓。白居易青少年时期是在我的家乡淮北宿州符离集长大并且在那里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恒诗篇的，在庐山“白居易花径”、“白居易草堂”，因为我个人经历的筛选，我仿佛总听得见江淮南北的某种呼唤和感应。李白把很多时光都送给了江南，江西的庐山、安徽的池州、南陵、当涂和马鞍山，都留下他闪闪发光的足迹，在这里他不仅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美诗句，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苦尽甘来、积郁尽释、不愿被边缘化的胸臆之抒。朱熹的老家在徽州婺源，那里既是江西的，也是安徽的，江西安徽，安徽江西，是筋骨相连、分都分不开的一疙瘩；庐山脚下不远处的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传理的重要平台；理学，道理之学也，朱熹丰富、发展、完善了儒家理论，进一步明了中国人存世立足的道理、理由、信念和规矩，“活到老，学到老”是他修身的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或可解读为一种对抗轮流执政的政治口号啊。美国作家赛珍珠也与皖北宿州有缘，她和她的农学家丈夫在宿州支农传教的经历，为她的

长篇小说《大地》提供了鲜活实在的内容，他们在宿州的住地“福音堂”，是我们小时候天天走过或玩耍的地方；她写作的萌芽在庐山，《大地》的基本完成也在庐山，庐山是她的福地。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庐山留下了丰富多样的足迹和诗文，通过庐山的那些照片、文字，我们似乎能够逐渐接近一个伟大的人的人气，如果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就能看明白许多曾经似乎看不太明白的人和事，我们似乎才能更接近一个人耀眼光环里的“日常生活”。我更多地流连于庐山植物园里陈寅恪的墓碑前。植物园本就是一个好地方，除大量花木外，一片英式草坪的景观令我心生舒坦；当然，从中国现代植物理论，到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印有西方文明的痕迹；那么，即便如此，陈寅恪还不是中式的陈寅恪吗？我细读过《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那内容是中式的，语言是中式的，观念和方法似乎也基本还是中式的，但你却难以想象，纯粹“中式”的思维，能够提炼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箴言？所以文化的多元并相互的启发，真是十分紧要，这或者正是庐山国际写作营的要义。

牯岭十六的月亮

到庐山的当晚我与陈部长、刘华兄、晓君夜游牯岭街，在景观带围栏边，微暗的夜中，透过两山夹峙轮廓里的山谷，看得见山谷外璀璨遍地的“九江”，哦，真个是怡人的夜晚、醇浓人生的感觉。忽然有人惊道：树梢上月亮出来了。大家抬头看去，果然，农历十六圆而明的月亮已经挂在高山时疏时密的树梢上了。山深、林厚、天澈、人浓，境界都相当的渺远。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渺远……

命运

代了。二哥虽然很生气，却不愿去理论。高三时，村里同样一个上高三的学生数理化很差，二哥每天都帮他辅导。高考时，看着考题，二哥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当高考通知下来时，看着那个同学家络绎不绝前来祝贺的人，耳朵里不时传出别人对他的夸赞以及对自已的奚落。二哥躲进自己的房间里，三天没有出门。第二年复读，结果又出现这种情况。二哥悲愤之下，烧毁了所有的课本，不再走进考场。

高中毕业后，二哥进了一家种子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他看出种子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因为没有资金，就向亲朋好友筹资，这时不仅没有人愿意帮忙，而且所有的人都挖苦他“异想天开”，想钱想疯了。随后的几年种子市场大放异彩，二哥错失了一次展现自己的良机。

后来，又有很多机会都与他擦肩而过，可是都没有办法能抓住。现在的二哥整天怨天尤人，喟叹上天对他的不公，他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

只要和家人在一起，我的名字就会被“有福”所代替。这都缘于“看相”人的一句话。

大哥高考前夕，一天，正在田里帮父母干农活，一个专门给人看相的人路过，

看到正挑着担子的大哥，急忙拉住他：“还干什么农活，赶紧学习去，你今年能考上大学。”家人就让她也帮我看看。她说我：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总能得到贵人相助，是个有福之人。

我一直认为自己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因此对这个名字很排斥。小时候虽受父母宠爱，但两个哥哥看着很不顺眼，会经常欺负我，还不准我让父母知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无一件令自己骄傲的事情值得我去回想。直到父母生病和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才明白自己真的有福。能一直被家人关心，接受他们的照顾，在有生之年还能回报他们对自己的爱，这就是最大的福气。还需要什么贵人相助，其实贵人一直在自己的身边——那就是自己的亲人。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机会是上天安排的，只要能抓住，就不会错过，但有时候机会不是所有有准备的人都能抓得住的。

有时候想：命运应是上苍精心设置的门槛，有人轻易就能跨过，也有人会被绊得跌跌撞撞，甚至头破血流、浑身是伤。

人的一生中，人生轨迹好像在冥冥之中被某种东西所掌控和安排，但思想、行为和情感却受自己支配，只要这些不受牵制和干扰，我们同样可以傲视人生。

沈晏齐

心灵的牧场

回乡的路，依旧那么艰难；乡下的家依旧那么温暖。脑海里还在想着临行时的情景，人已被推到了餐桌前。

年迈的祖母从酱褐色的碗橱里取了几个碗。菜已经烧好了，在干净的瓷碟里装着。混杂着青草香的大米盛在小巧的碗里。碗壁上画着的仙人正闭目养神。深色的木桌因年代久远，散发着木头特有的芳香，很好地糅进菜香中。“这真是一幅画呢。”我心想着，父母却已经吃了起来。

午后总是美好的。父母都睡了，我却睡不着。刚刚吃下的饭菜似乎积蓄了力量，给人一种想出去走走的冲动。阳光从天窗透进来，热烈地邀请着我。“出去看看吧。”跟着阳光，我走出了房门。

凹凸的土地是乡村给我的第一个礼物。黝黑的泥土被阳光晒得恰到好处，踩上去能让人心胸开阔。偶尔有零星的绿，却也是那么惹人喜爱。城市的草坪，青草被修剪得平如湖面，像街上的小平头。我忍不住为这个想法笑了起来，一只小甲虫飞快地爬开了。

高大的树木投下了一片清凉，枝丫肆意伸展着，像一个人在舒展身腰。我抚摸着树，这些树的表皮大都被顽皮的孩子们剥去，但新生的树皮又重新生长出来，倔强地保护着树。树皮断裂处流出或白或黄的树脂。几百年前一只昆虫不幸被这树脂包住，成了现在的工艺品——琥珀。我不知道这树脂是否可以看成“树的眼泪”。我从未见过城市中有树会流出“眼泪”，大概是心灵被喧嚣迷惑了吧。

扁豆花开了，一片淡紫，宛若一朵朵紫色的云霞，在头顶绽开。绿色的藤蔓像现在的心情一般舒展。扁豆尖尖的，也是淡紫色的，分明是一个个紫月亮呢。漫步在这紫色的天空下，真有一丝愉悦和澄澈。扁豆花架下有一只猫，大概是因为我打扰了它的午休吧，它伸了个懒腰，不满地叫了一声。我轻轻退了回来。

要回城了，母亲在收拾行囊，父亲在和亲邻们告别。祖母拄着手杖，含泪看着我们。再一次离开乡村，离开这心灵的牧场，我暗暗地叹了一口气。

周炳楠

感恩

所谓的感恩，就我个人拙劣地看来，便是感谢和知足。

我常听到身边的人抱怨，似乎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为什么这个会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完美一点，为什么我不能像某人一样。遗憾和不甘塞满耳朵，使心灵蒙上灰尘日益压抑，感恩，却未曾照亮内心。

且不说与我同龄的人，就算是与我的父辈差不多年纪乃至年岁更长者，内心也始终有些无法释怀的遗憾，日益骚动。

这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冬天偶然明白或是想出的一个道理。

当我们抱怨自己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時候，当我们羡慕别人生活的时候，不如想想，在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有一个人把你现在的生活当成渴望。你无法完成的梦想在另一个人身上实现着，而你正在做着也许也是另一个人无法实现的梦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想，认真满足地过好每一天，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在实现着。

戴云凤



庐山是江南最有名的山地之一

安徽与江西、与庐山隔江而望；江南是江西的九江、湖口、彭泽，江北是安徽的宿松、望江。长江九江以下，或鄱阳湖入江的湖口以下，为下游。在长江的下游，江北尽是平原、洼地、湿地、微丘，也没有大城市，江南则多为山地、高丘，更多为九江、铜陵、芜湖、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庐山就是江南最有名的山地之一。